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户部類　第一卷

萬曆貳拾柒年叁月拾陸日

左春坊左庶子葉向高一本為國事日非隱憂日甚懇乞

聖明亟圖補救以收人心以弭亂萌事臣惟人臣之事君也當官有專職然事關

宗社則不避出位之誅納諫有緩辭然情迫呼號

則不遜危言之罪今日
宗社安危之機萬口同聲欲號呼於君父之前則
礦店是已臣等儒臣也觸事陳言罪非得已前
者礦砂之採正於地方店稅之興近臣近鋪中
外人情洶洶不安謂亂在旦夕今四封之中五
嶺之外更無一處山川得完其面目更無一處
人民得安其生理試觀從古至今有如此世界而
不亂者也有如此召亂而容易收拾者也

陛下神聖之資無幽不徹此明明之事有何難曉
陛下堅欲為之群言不能爭群怨不能動度
皇上之心必曰國家之威靈甚張小民之力量甚微
即有良圖何能渠逞不知三代以來危亡之禍
接踵見矣創謀發難豈異伊人盡蚩蚩之氓也
東漢之季西邸聚錢中璫扇毒其君蒙被垢聲
然尚未至作山張肆與小民爭尺寸之利也而
四海已靡費矣況今勢事十百危此矣武弁背

恩貪圖僥倖狂惑

聖明至於市井無賴假捏礦石枉辱褒獎此等小

人得志橫行既幸

陛下為其所中復哂

陛下為其所欺無禮無義一至於此臣等私心實

懷痛憤積無用之財塞無窮之禍受無端之欺

從無根之怨

陛下何利於此而必欲為之也且

明旨屢下皆云协濟大工今兩宮之一瓦一椽有
取自礦石者乎有取自稅店者乎耳目昭彰誰
人可掩而
陛下必云然者臣等切計
聖衷於此亦有所不安而故為之辭也如其不安
何如勿為
明旨又云擾害地方夫中宮御
命奉宣

德意或亦有人而前後左右盡皆豺虎已予之
牙距身之腥羶而後責其馴服禁其搏噬即有
賢者猶難約束況於暴厲恣睢如陳增李道者
哉掘人墳墓壞人田廬奪人貲物傷人性命此
等景象臣等言之而
陛
下不信也萬里君門無由控訴積憤共怨并力
協心起而爭一旦之命如李道所奏此時而復
有貪殘守令何承中貴株連蔓引計出無聊禍

亂之生已在轉瞬吳實秀等目擊其事豈敢輕
易妄發而
陛下過信單詞官校逮繫凶豎揚眉縉紳喪氣奸
徒縱肆行道咨嘆以
陛下若彼而行事若此四海民臣孰能信
陛下哉今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輿台賤吏無有一人
不云
朝廷必危

陛下方昭明大業垂有道之長豈忍使
祖宗列聖艱難創守之天下而值為此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長物遂聽狙獪謬言而置棄不顧耶
臣等受恩深重義難默默輒敢直陳狂愚懇乞
聖明俯
賜採擇中使未行者罷遣已行者召回釋吳實秀
之遠量加罰治則普天下翕然稱
聖主而萬世無疆之福在於此矣

職按礦稅事起建言者章滿公車而文學侍
從詞臣宮臣國子司成皆有讜論此則輔臣
之在宮端時所進者後來閣中條上一一在
起居注雖有留中不復載

萬曆貳拾貳年十一月初一日

户科都給事中楊恂等一本看詳月報帑藏盡空殊可大慮懇乞

聖明破格裁省以充

國計以保治安事臣等待罪該科接得太倉總督月粮錢粮揭帖內開舊管新收與夫各項支放之數犂然畢具惟於實在項下止註曰無臣等見之不勝咨嗟不勝憂懣夫以數口之家為蓋

藏計尚須稍存盈餘以備不虞曾爲堂堂
天朝積貯大庫縱不能有三年九年之蓄亦當有
終歲終身之儲乃外庫實在錢粮至無焉寧不
大可寒心也哉況今東倭未靖西虜跳梁請兵
請餉殆無虛日臣不知將何以給發乎然此猶
其彰著者也設或
國家有大患難大典禮出於意料之不及者一旦
卒然而至又將何以應之故也則勢有所不能

不已財則無所出辦危如累卵急在燃眉雖有
害者亦不能為之計矣事勢可有大於此書曰
惟事事有備斯無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
之今日之患已切慮矣猶可泄泄然而不為之
所乎此臣等日夜究心反覆謀慮而斯可以為
生財之道無術也惟有節省一事尚惟可圖謹
據見聞按尋往牘條為四議上塵
睿覽伏惟俯賜施行則雖不能大致殷富亦可以

少救目前
國儲幸甚臣等幸甚雖然節省之說豈不自臣等
今日言之哉在前諸臣言之屢矣但事千城社則
寢格不行指及
內宮則 留中不報是以免顯難煩意成畫餅若
非
皇上奮大乾綱大破常格加意樽節
宮中府中視為一體內臣外臣勉力同心則臣等

今日之疏又托諸空言已再
國家之事將來不知其所終也良可痛哭
一議折征夫
皇上富有天下王食萬方
内庫錢粮係皆御用之物毫不可缺者萬曆九年
已該户部尚書張學顏定有經制刊刻成書臣
等何敢忘意裁積惟是物久則垢壞日多歲深
則弊孔奸大内有不足既得挪外庫以買補而

外有不敷何不裒

內帑以通融況當海內兵荒之時又值以公私匱竭之秋酌盈濟虛古今所不貴臣查得萬曆十年因

內庫錢粮年久浥爛趲遣給事中曰大年清查一次裨益頗多延至於今又歷十餘年矣其間所貯者香蠟顏料布絹銅鐵羽毛皮張之類豈無積剩盈餘足彀數年支用者乎又豈無浥爛垢

朽狼戾可虞者乎是不可不為之酌處也臣又
查該得各庫掌管員役通同解户虛名實報抵
美易恐巡視所不及知查驗所不能到百孔千
瘡難以枚舉且如織染局領出合式上絹貨賣
解户支驗上納却將退出綿紬者挫染充數舉
此一端其他可推伏乞
勅下户工二部會同
內府各衙門及巡視科道將在庫錢粮逐一清查

某項若干每年支用若干見今庫貯若干約彀錢年支用除數出不敷與僅足供用者照舊徵派本色外其餘積額多與節年拖欠俱征折色銀兩解部濟邊至於甲丁等庫之皮張弓矢雖罰之器皿衣物等項歷年愈多漸壞愈甚比其壞也而棄之則非惟於

國用無裨亦且于天物可惜合無查照舊例題差科道會同估鈔值以備文武官員折俸支銷則

無用皆成實用於

國計未必無少補矣伏候

聖裁

二議汰冗臣聞洪範八政食貨為先食貨之弊浮冗為甚以臣觀於今日之冗官冗役至濫觴矣冗官如禮部之譯字生冠帶儒士醫士之類鴻臚寺之通事序班中書科之帶俸中書文思院之官作神樂觀之樂舞生以及大工陞除者

踵接肩摩不勝可紀冗役如各監局之軍匠民
匠各倉庫之甲斗脚夫太常寺之廚役光祿寺
之廚役以及
大婚選投者蟻聚蜂屯莫可究詰一年所支廩粮
動至百餘萬石所支俸薪何止數十萬金耗財
妬國莫此為甚又其間夤緣於進巧計投充且
不識一丁而猥云儒士身不習一藝而寄藉百
工是以都城之内耗食者衆冠裳載道半皆市

井之流青衣滿塗大多冒粮之輩甚至
補替
充空支辦納者方資其庇覆而影占者復利其
侵漁弊端種種奸如蝟攢求其量功陞授困事
建置為勢之必不可缺者能有幾哉先年諸臣
屢欲裁革而城狐社鼠挎劇為難建議徒煩瀆
從中阻蓋不惟於財用虛亦且於法紀戾伏乞
勑
下該部併司理監會同各衙門掌印官吊取户
部太倉俸粮文冊光祿寺見支來手本逐一清

查若干除原係額設與精曉術藝者照舊存留
供事外其餘詭名私替貪緣濫充及纖涉繁冗
者盡數裁革
欽定額數分隸衙門備造印冊送部科存照每
至歲杪各衙門官吏通將一年收除過數日開
具簡明揭帖投遞該科與同太倉支放註銷卷
簿查對如有增加即係冒濫聽科道從重參究
庶冗食可清而財用可裕

朝廷之紀綱亦振肅矣伏惟
聖裁

三議料草臣惟
國家設置倉場環百里之內積芻至數百萬以實
京畿為慮詎不深且遠哉使司牧者持廉秉公
俾夫闖上駟驥至壯長足任馳驅庶不失
祖宗建立之功意而數千萬之靡費奚足惜哉乃
今則不然臣聞二十四房馬牛驘驢等數太都

有名無實冒破錢粮兼有一二實在者又多瘦損不堪一過點察或將民間所牧養者取以充點過即歸蒭粮如曰有倒死久不開除無開除而借言買補但其所買補者於今日者即其所變賣於前日者也變賣所得之價不過二三兩而買補冒領之值則至十餘金又其閒通同作弊尅减料草占役影射冒支月粮弊孔所滋擢髮難數矣夫以

朝廷數十萬之芻糧養此肉枯骨立之畜獸無裨
實用有損
國儲任有識者猶為扼腕況又併其實在之數徒
寄空名其於祖宗建立馬房之初意不大失哉
伏乞
勑下户部會同巡青科道詳加查議除金鞍馬三
百匹與馬房三十五者照舊不動以見存羊之
意其有至多一二百者各量減五六十匹將欲

供應庫發下拽毛驢三百有才節年倒死將盡草除並無開除相應一槩裁革以耗省費仍將現在實數着為定額每歲所用草料幾何除放青外照數召買餘下銀兩收貯太倉銀庫濟邊是亦節財之一端也至於御馬三倉則又有可議焉臣考御馬倉原額料五萬二千石三場草共一百九十五萬束萬曆二年減料五十石減草二十一萬束載在

會典昭然可考十三年因添内操馬三千增料三
萬六千石三塲草各增三十萬束向自内操停
罷之後雖經裁減馬數幾何見今實派料草六
萬九千石比之原額尚多一萬七千石矣三塲
實派草共二百四十萬束比之原額尚多三千
五萬束實在外庭臣有見於馬匹數少草料靡
費節請清查未蒙
俞允臣伏思之該監之得以借口阻撓者豈不謂

馬匹實在數雖止於此而就其中亦有不時之需無名之費有不可與外庭言者在也若照數支派不無礙窒是以奏章一入輒從中寢不知此可言於

國家無時之事方今海內兵荒帑藏匱竭小民微輸不前邊餉請封甚急即內外各官廩俸尚當裁損況此項錢粮可任其虛糜而不撙乎合無

再請

明命俯照原額着為定制固不失之過侈亦不失之太嗇自茲以後該監不許借言增添致滋冒破外庭不得再請清查徒為勞擾則議論可省財用可節燃眉之邊餉亦可少助其萬一也伏候

聖裁

四議牧地臣按馬房牧地草塲五十六處共地三萬一千五百五十九頃四十餘畝除雜占香

火並犬馬往回駐收等項占用外實在地二萬六千三百五十一頃餘畝本部征銀地共二萬一千七百五十八頃二十四畝零共徵銀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八兩有奇該藍征銀脩理地共四百三十頃共徵銀一千二百九十兩有奇其未經召佃并拋荒等地尚有四千一百七十頃有餘此牧地原來舊額也夫何年弊滋輸之公家者日漸以少而輸之私囊者日漸以多即今

見額徵收之數本少銀八千有奇該監徵銀八千三百一十餘兩比之原額實多銀七千有奇他若勢豪霸占奸惡侵耕刁滑積逋者又不知凡幾也獨不可一議核乎乞

勅巡青科道當此年終巡歷之時假以月日逐一踏勘要見各州縣牧地原額若干見今徵銀若干本部徵者如何漸少該監徵者如何漸多有無弊端應否改正拋荒者作何召墾侵占者作

何清查逋負者作何追比務使利歸公帑毋致侵漁毋致踵習舊套虛文塞責則風弊清而稅額裕

國用亦可少紓矣臣等又查得註銷勘合內開藩牧犧牲牧馬之所官軍共計三千一百三十二員名皆為牧養頭畜所設也其間見在應役者固多而冒閑辦納空名冒支者不少已經該所官吏驗舉在官豈可置之不問並乞

勑下該部與該監着實查究果有前項弊端及少
餘空歇者盡數裁革則歲省太倉米奚止千石
乎伏惟
聖裁
職按國家財用之耗與節省之法盡於此疏
若見諸施行每年可有百萬之餘雖有軍興
不煩加賦矣

萬曆貳拾柒年拾貳月初三日
南京吏部右侍郎李廷機一本民議難行民瘼
當恤謹條補救之宜仰乞
聖明裁定以垂經久事本年閏四月內准戶部
咨開稱南京鋪行方汝立等奏為奸黨釀成積
弊抗違
明旨妬國殃民法紀漸滅懇乞
聖明亟賜禁社以裕

析〻

國用以甦民困事奉
聖旨户部知道欽此備咨到部查議前事臣適署
部篆方汝立等連日向臣告訴臣令備開苦累
曲析〻復加面審始得其詳大都物料之辦納在
內府有綱司門籌各項之費在各衙門有吏書等
役需索之費價值不敷有賠償之苦給假後時
有守候之苦惟有絲綿紅花生漆椴銅數行頗
稱有利而帶辦之法不行又為豪富所專遂使

利者偏利害者偏害此方汝立等所為不平而鳴者也然方汝立等疏內顧納銀輸官欲官一切自行買辦而歲斂衆鋪行之銀以貼之謂之則例銀此其名不正而勢有難行者也臣會同南京工部太常光祿寺應天府并科道等衙門會議已備將納銀難行事理回咨户部聽其奏
請
定奪外而臣愚又以為市井之議未必不可行而其情不可不為之體悉鋪行之役未能盡罷

而其困不可不為調停臣將鋪行所開苦累書
冊與各衙門諸臣面相質証隨事諮明逐處料
理大都以省事寡求體悉方便為主而臣反覆
思維振刷甚難力行不易有今雖已行而虞其
輟有今雖已革而虞其復有難在征解有難在
支給有窟穴根處禁約之所未易行有城社依
憑外廷之所不敢問是必仰恃日鑒之洞燭
天語之叮嚀然後畏憚處處精明省一事則民省

一事之撥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臣謹疏為
四條伏維
聖明裁察如或臣言不謬
勑下户部再加查議上
請恭候
命下咨行臣等轉行南京各衙門欽遵施行臣愚
幸甚民生幸甚
計開

一回帶辦之法宜行凡户工二部鋪行辦納
内府及
欽取各項物料有利者即方汝立等所稱五行如
絲綿紅花生漆椶銅之類舊時令帶辦無利者
以此濟彼則陪補可敷此行誠行即估價不能
一一精確而苦樂則人人均平法莫有善於此
者今除臣與工部督率所司遵照舊規品搭帶
辦外然恐久之復廢合無自今以後行令該部

着實執持即鋪行有推托不願者勿聽責緣請
囑者懲之若該司或狥情無執即以溺臣議處
則法令行而民志定伏乞
聖裁
二曰可免之役宜蠲夫小民逐什一為生終日
不能離市肆而此呼彼喚令其奔走伺候於各
衙門不但私衙日用不敢干涉鋪行即禮部三
節之

長箋拜牌之香燭墳船之祭品兵部犒夷之宴製統之鉛刑部囚服之布獄祭之豚工部營繕之脩理都水之製造光祿寺之賓糖木柴國子監二祭二考之需椒油醋醅之給見合費出本衙門者支銀自買費出戶工部應天府及兩縣者取價自辦即科場一項鋪行視為苦海今府臣亦已議照順天科場之例顧役買辦舉鋪行而蠲之矣惟是需索無門群役不便明阻陰壞實

為可憂合無中飭各衙門果斷力行一革永革
毋累取毋借辦至於科場什物傢伙該府治中
夏尚金議欲出銀分鋪行價辦而臣以為南京
器物價廉不若官自製造收貯脫然無求於民
之為盡善也伏乞
聖裁
三曰價銀之給宜速臣每詢鋪行所苦固多而
太常光祿二寺尤為難處蓋二寺本無錢糧取

給戶部者十之一而取給應天府戶口食鹽者十之八九然府或不以時解部各縣或不以時解府又或解矣而不以時給一遇公事票取鋪行及既辦納有數歲不得價者有竟無領者是以通政使楊時喬嘗對臣言以為此白取民膏使鬼神有知祭必不享誠確論也合無自今嚴行各府縣務以時徵解而部府又時常催督而稽查之如遇解到銀兩即行該衙門知會或徑

發另其自買或用鋪行亦登時給價如民間貿易又何累之有哉伏乞

聖裁

四曰需索之弊宜禁夫既令民採辦矣而又加以需索民何以堪臣每詢鋪行皆言官價所給不虧第無奈衙門吏書與

內府群役之使費日增月益不饜不休苦楚萬般無所告訴今臣等各衙門亦已見行振刷而將

來何狀則臣之所不能保至於
內府尤臣之所不敢知者乞
勅令後諸司時時嚴行禁戢再乞
勅監局各衙門務體
朝廷德意約束群下寬其需求庶民可少康矣伏
乞
聖裁
職聞宋臣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時

必有所濟若輔臣李廷機素以節省浮羨不
傷財不擾民為經濟未可盡以瑣屑少之也

萬曆貳拾柒年拾月十八日

山東道李柄一本

天庫空虛臣心驚懼懇乞

聖明持獨斷集衆思早議理財之策以應緩急以

保治安事臣奉都察院札委巡視太倉銀庫竊

意太倉庫者

皇上富有天下之庫也庫以銀名必積至百千萬

億無算也不謂下庫之日臣同管庫各官環視

庫房一空如洗所僅存者老庫貳百萬耳夫貳百萬兩不為不多而
國家大用豈止此數有如西夏之變一作費且以叁百萬計矣東征之師一興費又以捌百萬計矣事如此其重大故費如此其浩瀚而府庫存種寧可以貳百萬為多乎今倭之去未定也虜之犯順未歇也楊應龍跋扈西川跳梁貴竹勦滅未有期也費之多寡誠不可逆料而此二百

萬者則火上之冰耳他如九邊年例尚欠三百餘萬珠寶值勤用二千餘萬司庫既不能湊辦太僕寺又安可挪移計窮勢迫必得神運鬼輸而後可而神不運鬼不輸將何以處之歲者謂京庫不足取諸外庫外庫不足取諸民似亦無窮取者不知

國計民生相依為命富則俱富貧則俱貧假令天下之民家家殷阜天下之庫在在充實則何處

非民何處非庫又何處非
皇上之財而京庫雖窮亦無憂矣惟是頻年以來
水旱相仍誅求愈密閭閻部屋之下丁壯徒存
而富成貧者想率為盜呻吟愁苦真有朝不保
夕焉者此即謂之無民亦可也安所蓋藏者省
直群縣之中庫藏徒設而舊管搜索已盡新收
挪解無存匱索舊條真有懸罄如空焉者此
即謂之無庫亦可也安所積貯譬之水焉者源

也外庫者流也太倉庫銀者歸縮處也其源既
竭其流且止而歸縮之積獨得不涸乎哉涸而
求之果且有繼乎哉古者國無九年之蓄曰否
無陸年之蓄曰急無叁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今堂堂
天庫下於貧窶之家前積之既涸而後來之不繼
無事不能歲支而有事不能月支此尚可以為
國乎臣始見而驚再思而懼晝夜躊躇莫可誰

何查得東西二事一切戰剿機宜兵食大計
皇上皆獨斷而行之稍涉疑難輒下廷臣會議此
中外空乏所係於軍興者不小所係於天下
國家安危之故者非輕所係於
祖宗事業之興衰者又甚重則豈可秦越人視之
而忘臨渴掘井之患哉伏乞
皇上審思
國計之艱難亟定理財之上策仍

勅該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各擄所見細加講求
若何而藏富於民若何而藏於國若何而藏於
太倉銀庫一一開陳上
請
採擇施行將見一人佳念和氣潛通群策畢集
加謀自見不但公私兩便緩急有資而萬世安
危在此舉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職按廷臣但言聚財之有害不言理財之無
術故李炳備陳當日帑藏空虛之極有憂國

者當於此動心焉可也

萬曆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浙江巡撫劉元霖一本為浙鹽餘積毫無妄奏

大違

祖制乞

勅令勘以明虛實以杜奸謀如欺微臣甘罪事准

户部咨兩浙巡鹽御史葉永盛題前事奉

聖旨原奏官民高時夏等具奏浙福二省餘鹽山

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兩已有

勅
旨着內臣劉成高寀會同各該撫按等官酌議
鮮進這本說浙江餘鹽絕無果否虛實還着內
外官員公同查議明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該
衙門知道欽此合咨前去煩為會同巡鹽御史
及內官劉成遵照
明
旨內事理查議明白定限三月內回奏施行等
因備咨到臣復據鹽臣葉永盛會稿內開查勘
得原奏官民所稱餘鹽乃額外多餘之鹽也今

查浙課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年年銷
不及額積之九年共缺塩九十九萬一千五百
五十七引是額內方苦不足額外安得有餘彼
貧窩何不變價救荒而甘心枵腹以待鬻商人
何不收置營利而甘心困守於數年餘塩之無
誠不待勸而可以決者況今親臨踏勘絶無影
响是不待以理斷之臆決之而又以目覩之者
也塩既無餘課難加額遂乞

天恩停免但內臣以為
明旨森嚴何敢以空文覆奏必欲多方設處以稱
上心乃搜查運司積可遠年廢引計數一十五萬
有奇謂可變價鮮進不知引特空紙有司無鹽
即引如山積將安用之況費引數多一時併行
則額引盡壅邊餉何供仰體
聖意雖明知事體空礙不敢不委曲說處乃聽內
臣偏搜各場得見煎鹽額約可變價一萬五千

餘兩將前廢引如數給商完課觧進外內臣執稱各省運司如河東兩淮皆有歲觧額課欲比例措觧但浙塩仍與他處不同他處之塩或以風吹日晒而成不甚費人力浙塩全賴煎熬人力百倍欲加額課商灶何堪似難比例內官堅執不從勢不能強反覆計籌求少為措處之策不過曰裁省與加派二者而已查得本衙門諸役例有工食及出巡一切公費將前如項逐一

裁減約有得千金餘再照濱海新墾地畝或地腹而輕稅或已熟而未稅量行加派及天賜場新增牙稅銀共前四項約六千兩此外將前扣除餘廢引挪借盤行湊足一萬兩廢引完即於各商照引加稅各灶照戶加煎湊足前數共歲額一萬六千兩已彈竭過慮罄於竊搜乃內臣伏堅欲加課一萬湊額二萬六千兩第增愈課多則加派愈重愈重則商竈愈困在商竈如此

一萬不啻去骨中之脂髓在
內府增此一萬何足益滄海之分毫況鹽務關係
邊儲最為重大區區兩浙煎鹽止有此數增一
萬
國課必減一萬邊儲積之數年當缺一年之餉異
日九邊年例不敷戶部復有
內帑之請未免更煩
聖慮不若及今裁酌而留不盡於邊儲之為得也

等因到臣先該鹽臣親詣踏勘餘積絕無但見
彌目灶丁哀號景象蕭索咽嘆奸徒敢於誑
奏不知所謂山堆谷積者何在也及將觧進歲額
課銀反覆與鹽臣內臣悉心訂議前因該臣會
同巡按李楠復看得鹽法一事不但萬全生靈
所關抑亦九邊兵餉攸賴故鹽法壞則商引必
壅商引壅則邊餉必缺此事理之彰明昭著者
且計兩浙灶丁昌止數萬彼盡寄息海壖刮土

煎盐煢如丐乞惟視商引之疏滯以為生計有無自奉
旨查議以來各場停煎三月其顛連無賴之狀已不忍見聞設今加以諸奸之擾有不迫而為亂者乎幸
皇上不違信官民之妄奏而
特賜於盐臣請勸一疏又命內外官公同查議是邊防大壞群生隱憂

聖明已洞晰無遺矣今該鹽臣會看得浙省課引
年銷不及額缺鹽至及九十九萬餘引貧竈朽
腹待斃商人甘心困守所謂餘鹽毫無非敢有
欺而仰體
聖心又不敢不多方搜取既議先進之數又議歲
額之規顧雖內外和衷恪遵安靜行事之德意
乃二臣計執不免微有不同者在鹽臣酌定歲
額一萬六千兩蓋謂課多則加派必重恐致困

累商灶而損邊儲無非忠於
皇上之心也在內臣復欲增銀一萬兩蓋謂課少
則難於回奏恐無以付委命而逭譴責亦無非
忠於
皇上之心也臣等職叨撫按共事一方既奉
旨會議安敢不盡其愚然而憂危一念甚於患貧
愛
國寸心急於獻利切顧

皇上俯然從鹽臣之
請不然或
特賜裁定歲以二萬爲額容鹽臣委運司官督征
按李如數交內臣觧進庶寛一分地方受一分
之
賜而
國計邊儲其兩無病乎此自
皇上保疆兵慮厚下深仁非臣等所敢預矣伏乞

聖明裁[illegible]

勅下户部行巡鹽按臣并榷稅內臣遵奉施行

職按兩浙既無餘鹽撫臣但當據實覆奏而

額外設處其事不經昔人稱禹周月攘一雞

類此矣

萬曆叁拾貳年伍月拾貳日

總督兩廣都御史戴燿爲珠舡流毒邊海阽危

懇乞

聖明亟罷採珠之役以絕盜源以安民生事照得

粵東自萬曆貳拾陸年奉

旨遣內臣李敬前廉州珠池開採計今已越伍年

海南北一方備受荼毒而停止無期豈以

聖心之仁愛忍以耳目之玩而遺生靈之害哉則

由職等未嘗以其害熟數於
陛下之前耳職請據實而直陳之蓋每歲開採用舡肆百餘隻夫役萬餘名協濟鋪墊用銀共萬餘兩而外此蓮廠螺筐廩餼諸費不與焉亦至浩煩矣獲珠多則二三千兩少則僅及千兩是採之值已倍于買又何利焉非徒無利也而其害尤難枚舉蓋有加派之害廣州瓊州則苦派舡而瓊舡有一半折價海北諸處則苦派夫而人

夫皆通縣幇貼惠高肇諸府則苦派銀以資協濟官派之里里派之户户派之丁指科詐索賄脱侵匿弊竇千端莫可窮詰而其害博矣又有疾疫之害異方群聚萬餘衆水居于舡露宿於岸連年採蚌殼積如山炎鄉瘴霧之所薰蒸螺腥毒氣之所中傷死於疾疫者不可勝數矣又有漂溺之害池在江洋巨海之中以其産珠故名曰池實則海也每日撐採舡出大海之外或

遇天時不齊颶風震盪非漂往外國則沉溺海
中蓋捨命易珠多以珠殉命而葬於魚腹者又
不可勝數矣又有賣珠之害珠之不堪
上進者每發各府變賣夫官豈能設市而鬻之不
過責派甲户勢多抑措役閭井小民惟患食無
粟衣無布耳寧欲以有用易無用哉責受於官
勉强價值而究納不前則衙役追呼雞犬靡寧
而箠楚且及之矣又有索詐之害土究流棍常

以鄉民為奇貨或讎其人而思以中傷之也則曰某家有大珠駕虛瞞首誣詞一准參隨肆出席捲其囊篋而橫加之以酷刑非傾貲重賂莫可得脫問其珠則烏有命已垂斃家已立破矣又有搆夷之害珠池逼近交南舊歲以內地珠少採李敬曾有採及防城交阯之議職等商確移復極言其不可但其畏

明

旨之督責將不假計夫利害且奸人以虛言誣

惑者未已也目今之所採幾與交夷接壤矣夫
自黎莫搆難莫氏居近欽州購求
中國謀士頃者四峒離心時肆摽掠而驅萬衆數
百艘近臨異境挑釁發難禍不可測且珠舡雲
集奸人蟻聚慮有投外夷而搆陰謀者舟中敵
國將何以制之又有珠盜之害則近省海上之
變是已安土之民不習波濤或遇派夫寧死而
不敢往若姦宄亡命走死地如鶩者則爭趨焉

其造船置器不下數百兩而採監參隨需索邦見又勢不能免彼固謂不取償於珠則取償於盜耳散採之後互相爭奪以三攻二名曰併載或登岸劫村虜人畜汙婦女該道及地方官非不極力防範亦非不委官督押然大海茫然難以編幫而沿海邊關何地不可劫掠防之弗可勝防也阻其登岸則曰採府放本令我輩買米耳而官兵不敢詰矣逐之出境則反戈相向兵

寡而珠盜萬衆衝突擊殺誰能拒之既以虐民
且以戮兵故民畏珠盜甚於倭而防珠盜尤難
於防倭而海南北一帶年年不聊生矣蓋
先
朝每數拾年壹採今則壹年壹採歲以爲常及
今若不停止則老蚌開剖殆盡新蚌方胎而遠
剝類皆細小不堪
上
進將若於物力之難支矣年用萬餘之衆棄失
本業而疫者溺者與死於拒捕者戶口消耗若

於人力之難齊矣鋑糧絀乏東挪西補左支右
吾而採監索協濟索珠價索鋪墊若操券而責
之負官帑就空而民膏已竭兔運無術而無米
難炊又苦於財力之難繼矣即使舡夫盡聽約
束寂然無譁猶當亟罷況採盜之縱橫如此其
甚而沿海之受害如此其不堪且事懲已往勢
有所必至彼珠盜者懲於今歲之殺戮必且厚
集其黨以與我拒至於不可控制濂池之弄兵

大軍之征調當自今始地方之禍將不知所終
矣夫聚萬有不逞之衆於海上授以爲盜之資
而欲禁其不爲盜是抱薪而救火也欲息盜之
源則莫如罷之便者堯舜投珠抵璧萬古稱之
曰
聖帝嘉靖先年曾奉開採先撫臣林富疏陳其不
可蒙
世宗皇帝特允罷採革看守太監故粵民安恬至

今歌至治焉
陛下聖德遠慕堯舜而
英明上符
聖祖念念為民事事法古
聖祖既停於數十年一採之日
皇上獨不能停於五年頻採之後乎伏願
陛下俯察職愚所陳諸害之狀與夫物力人力財
力俱竭之苦而杜其所必至之勢

渙發
綸音特罷採珠之役則目前受害之民一旦若解
倒懸不惟盜賊橫發之釁可以潛消而海濱安
生樂業之衆共祝
萬壽之無疆矣職等幸甚地方幸甚
職按中宮採珠之害描寫曲盡閩粵中香山
澳夷貿易初猶艤泊今乃築室而居漸成
奸藪恐為東粵禍先不可不設防之此為時矣

萬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户部都給事中包見捷一本仰祈

聖主亟裁内官節制之權以光

國體事項自朱仁疏復湖口廠税田應璧疏掣兩

淮積蠧仰煩

明旨一日而兩遣内使于

廷都人士靡不驚愕以為清朝希覯竊鰓鰓然抱杞

憂焉夫我

國家稽古建官內外不相擾而上下相維尊卑有
設各以其職事遞相轄也遞相屬也如身之使
臂之使指然是謂節制之體臣查
大明會典司道轄府府轄州縣又
特遣撫按督察其
上考賢奸課殿最綦置星列斤斤無敢越志是謂
節制之義即或地方重大事情輕則徑自舉聞
重則會疏題參此惟撫按憲臣有之是謂節制

之權夫臣不知二臣于湖口兩淮地方何居而
焉用節制為也臣等日聞河南礦使魯坤有選
委有司之疏奉
旨會同撫按委賢能官員開採然　權在撫按也
已而天津稅使王朝有防守錢粮之疏奉
旨許以責委府衛首領以下防守然猶慮因兵變
也茲李道奉
旨節節矣魯保且節制地方有司屬官着同巡鹽

御史一體行事矣夫有司握符綰綬乳保一方其勢于民最親御史持鉞攬轡澄清萬里其體于有司最尊今一旦以區區貲稅餘鹽今民之父母跧拳曲跽于閹等之前官常隳而士氣靡有司將望風鮮印去耳直指使心且以杜後患文清狐鼠而問豺狼事甚掣肘勢可寒心左右之慫慂謂非節制不足以為二臣重即〻

皇

上俞旨不過以天地之無私慨然藉制以重二

臣乃臣等猶惴惴不然之慮以為二臣計者無亦內廣商民之激而外廣島倭之閒乎夫就湖口言則船料即貨稅之船之料也嚴驟復于旦而利變征於商旋停泊甚難漂溺甚易民命所係能不怨嗟就兩淮言則鹽法之阻滯以鹽引之增多也按臣楊光訓馮從鵝相繼疏請停止茲號票行則正引壅擱放則開中衰即今春掣之期商人俱已閉門避匿此亦安能必就餘鹽

約束乎故臣內虞商民之激者此也臣曰閩天津撫臣萬世德疏報海口獲船一隻橹板無恙柁櫓無人疑有倭開來汛而至泗水而逃者即曩年許儀后之報亦云閩酋狡猾多寡閩廣蘇浙人厚賫金銀購黨內間今所稱士民朱國泰王家忠等倏豈盡真王著也都門輻輳孔方通神倘有一為倭用間者遥响吋影竄穴其中一經

欽遣雖有奸如山不可動搖無論煽惑人心騷擾
道路且窺我動靜虛實而乘犯淮揚聯結內應
蟻潰層堤微漸宜防二臣不是之慮而欲節制
有司亦左矣故臣等外虞島倭間者此也伏乞
皇上察臣之言非激慎內使之節制概下
德音收回
成命則以淮閩士紳爭自濯勵而法小廉于以袪
席黔蒸保障重地未必非臣福也宗社幸甚臣

愚幸甚

臣按此疏以光

祖制重國體立論正大剴切若外虞島倭之用間

亦設為不必然之慮以危

明主耳

萬曆二十五年六月初二日

户科給事中程紹一本礦變多端火光示異懇
乞
聖明俯察輿論之同勉從諸臣之請特罷開採以
光
聖德事頃者倭奴狂逞侵我屬藩儲餉兵積漸圖
大舉東事之可憂通國皆知之矣乃有識之士
猶以倭為皮膚之疾礦實腹心之病即平酋外

擾勝敗尚未可期倘礦盜內訌行且有蕭墻隱禍臣杞人過計妄意憂天屢疏瀆陳不蒙採納臣之力已竭臣之舌已穿實乃輔臣持祿苟容不聞片語實告惟恐一言逆耳相位不終之為兢兢豈其伴食大官之俸竊取名寵之華清夜捫心獨能晏然而已臣言官也礦事之封駁又科臣之職掌也

陛下設置科臣以補袞職而匡不逮蓋責臣以言

而非虛拘臣以默也臣可口緘臣位可保臣言不盡臣職謂何異日礦上倘有不虞臣即萬死不足贖職之罪謹冒死再瀆

天聽願陛下垂察焉夫開礦之役旁午于冀北河南山東江左之間去都下近者百里遠者數千里臣居掖垣無縣身親之即有所陳說不過聽想揣摩之辭耳敢望取信於

聖明哉惟是據各省直撫按司道投揭到科先後

已二十餘疏矣此二十餘疏者皆負累覺民不勝荼毒之苦泣血悲號引領乞憐籲天而無從者也諸臣身履其地目擊其景述民隱而代控於

陛下視憲臣之耳食者固不同矣豈其言亦未可信耶且

畿內初開即報礦徒嘯聚雖撫按交章猶曰偶然耳無何而中洲告變矣無何而江左又告變矣

又無何而火光亦異於東土矣臣聞之肇允桃蟲翻飛維鳥小之不遑大將難圖今變已三見矣夫豈渺少而可不之計耶且火兵家也不見於他而見於礦亂不虛生此殆為之兆矣語云不覩其形願察其影矣今

天心仁愛實出怪異以儆惕

聖主縱以人言而不足恤豈天命亦不足畏耶但使礦之利而源源不竭也臣亦不難徇

君父之欲今總計各省所進不滿二萬據諸臣疏
稱供應之煩防守之費已不下十餘萬矣夫所
進者
陛下之內帑也所耗者獨非
陛下之外帑乎乃所進不足償所耗之什一大可
惜矣
陛下縱不計利害亦當較多寡而奈何搯府庫之
財與無利之役以疲天下耶夫鳥窮則啄焉窮

則逸此善踰也今閑曠之民力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田業污菜室家板蕩富者逃貧者死矣民窮思亂在在皆然寧獨河之南江之左哉誠恐一方首難四方從風倭舡乘隙而攻其暇

陛下不得高枕而卧矣彼時即追悔於聽臣之不早也亦何及矣伏望

皇上省覽諸臣之疏遠觀天人之際寛閭閻已竭

之力省府庫有限之財開採諸臣一切報罷行見賤貨之令德光昭史冊嗷嗷倒懸之衆皆加額而慶更生矣

臣按開礦之害章滿公車惟程紹描寫宛至不遺餘力疏凡三四上無雷同語

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初二日

戶科給事中程紹一本直陳開礦利害懇乞聖明勅部酌議以杜亂萌事臣待罪該科看詳章奏見府軍前衛付千戶仲春等開礦一疏奉聖旨著該部查例差官採取欽此夫宸居鼎建工費浩煩臣日夜圖維思效涓滴之助而求得其當也果有此不費之利以濟時艱豈非愚臣所深願哉而惡知其不然也臣查前後

諸臣開礦之議不啻詳矣大抵言礦之當開者皆希圖目前不可必之利而未知其全無利也言礦之不當開者皆恐貽日后不可窮之害而未言其所以害也臣司理中州屈指五年其間礦盜之嘯聚臣備知其情形礦砂之肥磽臣備聞其顛末謹以利害借前著籌之顧

陛下垂察焉夫礦之取也豈曰垂手可以得全而無用人力為哉始而開採之也甚難繼而鎔煉

之也亦不易蓋礦脈一線入地斷續無常倘遇泉湧脈絶則萬若徒勞幸而遇沙又美惡難定號招千人日所得不滿百金此輩各有妻孥室家豈足充費勢不得不刼掠以為苟活之計是礦徒資身之策豈全倚於礦哉蓋半資於開採而半資於刼掠也若官開則何利之與有空礦煎砂之役必按工而予之直外仍有彈壓之兵董率之吏計礦所出尚不足備工食廩餼之用

為人上者亦得將任其刧掠以供朝夕於勢不得不取之府畢則礦利未得而所費先以不貲矣臣猶記查盤河南南陽二府見文卷一宗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內奉

旨差官開採礦硐自本年十月起至三十六年十二月止委用官四十餘員防守兵一百八十名每名廩給工食併合用器具鉛炭等項總計費銀三萬餘兩往來夫馬之勞供應之擾又以數千

計及考礦之所出饒有二萬八千五百有奇是所得不足以償所費也已蒙
皇祖洞察時下禁採之令其事竟寢見今文卷可查地方官可問一字不實願甘欺罔之罪臣故謂開之無利也乃其害則更有可慮究洛之間礦徒在在而是李青店杜家窯大關口文家洞口仰天池孤石灘神林長嶺尤稱熾盛奮臂一呼數萬人雲集如響皆強弓勁矢利刃長杆走

山若飛無異平地官軍遇之惟有却步而走耳二十一二十二兩年冬春之交借口災荒肆行刧掠以致村絕烟火路斷行人且聲言刧庫巡城以圖大舉此臣待罪地方時所目覩也今名雖解散實潛據於深山峻谷若礦禁一開勢必雲集如往日故事而附近如鄖襄山陝潁黃武等處不逞之徒聞風而來又不知以何驅逐之解散之不然彼豈肯忍饑束手以就斃乎誠恐

斬木揭竿之患起於中原萬一奸雄作難乘釁端而為亂首則腹心受敵而

國家從此事多矣胡可不常慮哉臣故謂開之有害也以利若彼以害若此較著彰明可為殷鑒奈何云有利無害耶

陛下試取往事觀之費銀四萬得銀二萬八千是可謂之有利乎哨衆行劫官兵莫能禁四方雲集變反不測是可謂之無害乎果曰有利無害

則採礦之令雖至今存可也何
皇祖行不二年而報罷乎彼言利之臣如桑孔之
徒計悉秋毫取盡錙銖豈其智出仲春而顧慮
不及於礦乎乃仲春等之倡為此說蓋以開之
而有利彼因而充私囊開之而有害則以
國家當之而彼無與焉其言恐未可信也伏乞
勅下户部從長酌議如謂礦果可開能保日后之
有利而無害也則大臣謀國必有深長之慮然

後取信於該部之言差官採取亦不為晚苟不計利害較可否冒為遣官以嘗試於根本之地倘異日不幸而臣言中焉即斬仲春等之首以正誤國之罪亦何益矣臣事關職掌聞見頗真一念忠藎微忱惟願

明明天子享萬年太平之慶不願熙熙盛世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也

職聞唐郭元振之言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

此疏於開礦之有害無利晰矣然行於
皇祖之時固為無故而發難端今何時哉邊事方起未有歇期而內帑盡矣加派極矣一切援納衰世苟且之術窮矣但於國用有裨皆可以循國家之急而獨礦禁堅乎所以堅持者一則恐有言利之名一則恐礦徒為變而有首事之譏然皆為身謀非為國謀也邊左之礦未嘗不封禁竟為奴酋守且為奴酋資矣

計臣當責成於撫按分任於道府則有滇中
見行事例在